

讲什么与怎么讲

——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建设的几点思考

蔺春华

摘要：中国现当代文学课面对课时缩减的现实，不同的院校和不同的教师都在进行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的持续探索和实践。但一些关乎教学质量的根本性原则必须坚持，一是教学内容要围绕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和“文学性”展开；二是教学形式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能脱离对文学文本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让文学教育回归文学。

关键词：现代性；文学性；文本分析

作者简介：蔺春华，女，副教授，博士。（浙江传媒学院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I206-4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0) 05-0111-04

一

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既是高等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也是一些非文学专业的必修课^①。当下，随着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和培养目标的变革与课程体系改革的深入，中国现当代文学课遭遇了较大幅度的课时缩减^②，这就使得课程教学改革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同时，从文学的内部环境来看，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在20世纪持续获得现代性的长期、复杂的过程中形成的。近一百年来，为了人民的独立解放和民族的繁荣昌盛，中华民族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不断转换的时代背景下，广阔地描绘了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生活，表现了他们无比丰富的思想和美丽复杂的人性人情。而文学本体以外的各种文化的、政治的、世界的、本土的，现实的、历史的力量都对这一特定时段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因此与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它的价值和意义由此遭到了轻视、质疑甚至误读，在教学过程中，经常会有同学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没有一流的作家、作品，或曰，现当代文学的许多作品根本算不上是文学。再者，进入199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运行机制的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冲击，文学出现了持续的疲软与滑坡趋势，进入了社会

的边缘。文学何为？是每一个从事文学教育的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另外，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在校学生引发的心理问题也在逐步增多，尤其是心理危机现象表现较为突出。这意味着当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不仅肩负着重建学生对现当代文学信心的责任，还要培养学生对于文学的信念。让他们认识到，文学是人必须需要的一个精神家园，优秀的文学作品创造的世界，是一个充满奇思妙想、美的、情感的世界。它引领人的心灵进入一个自由、和谐的境界，启发人对于现实世界的美好想象，为平淡的生活增添诗意和情趣。从而培养学生学会在文学中汲取力量反抗虚无、战胜孤独、充实和美化自己的心灵世界，这才是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的真正目的，也是文学教育的终极目标。

二

近些年来，关于这门课程“讲什么”（教学内容）的问题似乎早已达成共识，比如淡化文学史线索，突出作家作品的讲解，比如着重培养学生对作品的感受和分析能力等等^[1]。所以有更多的人去关心甚至忙于探讨

① 这门课在我校被称为学科平台课，2008年被确立为校级重点课程。学生人数每学年在300-500之间。

② 以我校09版人才培养方案为例，作为专业基础课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总计68学时，平台课则为51或34。

“怎么讲”(教学形式)的问题,而对“讲什么”的研究被相应的忽略了。对于一门课程来说,其改革的过程及其结果,本来就含有“讲什么”与“怎么讲”两个层面的问题。因此,教学改革必须理应同时关注这两个问题。“怎么讲”是在“讲什么”的基础上进行的,脱离了“讲什么”的教学改革,无异于舍本求源。

笔者以为,无论是讲作家作品还是讲文学现象,都要围绕、贴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特征,这也是它与古代文学的最大区别。正如有学者指出:“现代性这一概念对于重新梳理20世纪中国文学具有积极的意义。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文学史上的启蒙与救亡两重变奏,或启蒙、救亡、翻身的三重变奏,可以因现代性而找到内在的关联与矛盾;至于更为庞杂的‘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以及新时期文学以来形形色色的思潮,阶段,主义,口号,均可因现代性而打破它们各自‘孤立’的状态。”^[2]显然,现代性作为一个开放的、发展的、变化的概念,它是自19世纪中国与西方遭遇之后,产生的一种历史观、世界观,包含着以人的价值为本位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博爱等观念。以此观照产生于20世纪初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应当说,它们构成了其作为学科的基本理论框架。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必须体现现代性特征。这并非说,我们要把课程讲成中国现代文化史、思想史,而是说,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言,脱离了20世纪特定的时代文化语境,去作纯文学文本意义上的解读是不现实的。以鲁迅创作为例,课程教学必须要强调他的作品所蕴含的深沉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理性精神,以及在对历史的整体观照和对现实的理性审视中,对传统文化积淀所造成的病态的民族心理结构的批判和揭示。要充分认识鲁迅的文学创作所进行的是以思想革命为契机的重塑民族性格的跨世纪文化工程。在此基础上,体味鲁迅将敏锐、深邃的思想与新颖、高妙的艺术表现相融合,创造出的异彩纷呈,堪称典范的小说形式。鲁迅之后的茅盾、老舍、赵树理们,以各自不同的创作视角和艺术追求延续着现代性思考。如果用现代性视野观照新中国60年当代文学,就会发现其中始终贯穿着对“人”这一复杂精神主题的深刻描写,并以此展开了它的全部历史与精神轨迹。

中国现当代文学既为文学课程,教学自然离不开“文学性”。“文学性”是一个复合的审美范畴,当下流行的是雅各布森的说法,即文学之为文学的本性。也就是文学区别于历史、哲学、自然科学的独特性质,它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比如情感性、虚构性、形象性、非

实用性以及独特的语言特征、审美功能等等。中国现当代文学既然是“用现代的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3]其文学性集中体现在“五四”以来以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为主要构成的文学格局与形式当中。因此,现当代文学课的教学主要不是传授知识,释疑解惑,而是通过对这一时期优秀文学作品的阅读、体验和讨论,感染、触动学生,在此基础上,吸引学生关注文学作品所包含的思想、情感、心理、形式、语言、审美理念和艺术感觉等等。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历来被分为以鲁迅、郭沫若等为代表的“启蒙的文学”和以沈从文、张爱玲等为代表的“文学的启蒙”两个方面,前者重点是启蒙,后者矢志在文学。“文学的启蒙”也即通常所说的审美性文学,主张从人的角度实现文学内在的独特价值,其“文学性”自不必怀疑。对于“启蒙的文学”的文学性,随着时代的变迁,近年来引起颇多争议。许多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经典之作,特别是一些时代感和启蒙色彩较强的作品,遭到了空前的冷遇。比如说郭沫若的诗歌,它的审美特征和艺术价值就很难为今天的学生所感受和理解。因此,对待这一类作品,我们在教学中不仅不能回避,还要引导学生深入挖掘其审美内涵。以郭沫若《晨安》一诗(节选)为例:

晨安!万里长城呀!

啊啊!雪的旷野呀!

啊啊!我所畏敬的俄罗斯呀!

晨安!我所畏敬的Pioneer呀!

晨安!雪的帕米尔呀!

晨安!雪的喜马拉雅呀!

晨安!Bengal的泰戈尔翁呀!

晨安!自然学园里的学员们呀!

晨安!恒河呀!恒河里面流泻着的灵光呀!

晨安!印度洋呀!红海呀!苏彝士的运河呀!

晨安!尼罗河畔的金字塔呀!

啊啊!你在一个炸弹上飞行着的D'annunzio呀!

晨安!你坐在Pantheon前面的“沉思者”呀!

晨安!半工半读团的学员们呀!

晨安!比利时呀!比利时的遗民呀!

晨安!爱尔兰呀!爱尔兰的诗人呀!

啊啊!大西洋呀!

晨安!大西洋呀!

晨安!大西洋畔的新大陆呀!

晨安!华盛顿的墓呀!林肯的墓呀!Whitman的墓呀!

在这些用词粗粝率直、不讲用韵的单调的诗句中，诗人先向“年青的祖国”、“新生的同胞”、“扬子江”、“万里长城”问候晨安，然后将视线扫向全世界，由印度洋到大西洋到太平洋再到日本，环视全球一周，向全世界的大洋、大海、大河以及泰戈尔、华盛顿等世界名人或名人的坟墓问候晨安，彻底颠覆了人们对于诗歌的感觉方式和欣赏习惯。诗人以追求“不像诗”作为一种新的诗体，不讲形式作为一种形式，甚至认为“不穿衣裳的裸体更好”^[4]，这就为读者带来一种新奇的阅读体验，造成了强烈的审美逆差。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布拉格学派的穆卡洛夫斯基就断言：“语言的诗学功能在于对言语行为的最大限度的突出”^[5]，即作者出于美学目的对标准语言有意识的歪曲或偏离，通过这种偏离，重新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作品的语言表达上，这种所谓的“突出”也是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的最大区别。《晨安》正是在语音和词汇的选择上，在由词组成的表义结构和自然停顿上，都使用了令读者感觉怪异、新奇叛逆的艺术程序，宣泄了五四的时代情绪，满足了当时的审美追求，也突出体现了白话新诗的语言与形式之美。这样的体察和阐释，显然能带给学生一点新颖的阅读感受，摆脱过去的阅读习俗，抱朴归真。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考察，读者接受作为一种心理活动，是人类一种特殊的心理活动形式，它是熔铸了接受者全生命、全人格的“整体震颤”，是调动整个生命力总体投入的“高峰体验”。它强调的是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形象与思想、有限与无限之间必须达到的一种“整合”状态，以消解其间对峙和鸿沟，实现瞬间的同一境界。这为我们深入理解郭沫若诗歌的审美内涵，消除学生与作品的历史“隔膜”，提供了宝贵的理论依据。

当然，在教学中也需要注意培养学生正确、理性的文学史观。通过对具体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阐释，让学生理解：任何一种正确的认识都只有相对的合理性，对今天被认为已经“过时”的文学现象和作品，要去分析它们产生的原因，考察它们在当时的合理性和价值，而不是简单地否定和批判。

三

为适应中国高等教育的深化改革和现代教育科学的快速发展，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模式及其方法、手段，处在不断的探索与改革中，从建构主义到行为主义理论的引入，从主体性教学模式的探索到课堂后现代性氛围的创设，从PPT到视频……可谓丰富多彩。然而，无论教学方式如何改革、变化，都不能忽略文本分析这

一环节。一些有识之士早就针砭过当下高校的文学教育，“往往更喜欢相信一系列本土的尤其是西方的宏大理论体系，喜欢建构一个个的知识论视野，但是文学中固有的智慧、感性、经验、个性、想像力、道德感、原创力、审美意识、生命理想、生存世界……却都可能在我们所建构的知识体系和学院化的制度中日渐丧失。于是我们的课堂上往往充斥着干燥的说教，充斥着抽干了文学感性的空洞‘话语’”。^[6]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启发我们这些从事现代文学教学的人去思考，到底什么是文学教育的意义和价值？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教育？我们究竟想让学生在现当代文学课中获得什么？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文本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语言的组合体。语言是感知文学形象的桥梁，文学文本包含的某种意义、意味，它所刻画的形象、抒发的情感，都是由语言符号的特殊组合得以传达的。只有通过语言的阅读，我们才能从局部到整体全面感知文本的形象刻画。诚如萨特所说：“一方面文学客体除了读者的主观化以外没有其他特质”，“另一方面，又有文字历历在目，像是圈套，诱发我们的感情，并把这种感情反射给我们，每一个词都是一条超验之道，它使我们的感情成形，为感情命名，并把感情归属于一个想象的人……使感情成为客体，使其各组成部分具有适当的比例，并给感情的希望。……”。^[7]在这里，萨特展示了文学阅读的交往情形、主观的客体化以及文学给予主体重建的可能，而这一切，都是通过具体的语言符号，得以进行并实现的。因此，文本分析不仅能调动学生的艺术感受能力去感知形象，还有助于学生进行形象的再造，尽可能丰富文本的内涵，从而培养学生文学审美中最重要感悟力和想象力。具体到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文本分析必然是在学生对作品有了一般性阅读（也就是预习）的前提下，根据教师的引导，细致研究作品中词的搭配、特殊句式、句群的意味、语气，以及特殊的修辞手段的运用等等，来细致体味每个词的本义、暗示义、联想义，在具体语境中重新确定词义，体会其中传达的一份情味、一种旨趣。例如老舍的《骆驼祥子》中有一段关于祥子的内心描写：

（她不准他晚上出去，也不准他好好地睡觉，他一点主意也没有，成天际晕晕乎乎的，不知怎样才好。）有时候欣喜，有时候着急，有时候烦闷，有时候为欣喜而又要惭愧，有时候为着急而又要自慰，有时候为烦闷而又要欣喜。感情在他心中绕着圈圈，把个最简单的人闹的不知道了东南西北。

这是虎妞快生孩子前祥子的心理状况。在此，作者连续用了六个“有时候”和三个“欣喜”描写了祥子心

里“绕着圈圈”的复杂感情。如果仅从一般的生活经验出发来看,会认为这是对祥子心中“欣喜”之情的描写,虽然夹杂了烦闷与惭愧,然而欣喜大于烦闷与惭愧。但如果联系上下文(上文:祥子白天拉车很劳累,晚上虎妞又纠缠得他不能休息;下文:虎妞难产导致母子双亡),以及这段话结构上的两个并列句与词语的重复来看,祥子的情感实际上是又喜又忧,这里的欣喜源于烦闷并总是夹杂着惭愧,导致烦闷远远大于欣喜。这样的阐释无疑深化了祥子命运的悲剧性。接受美学认为,文学本质上是主体(作家与读者)通过对象(文本)的互相沟通和理解。人栖身于语言之寓,也通过语言而存在。因此,作家与读者正是通过语言媒介建立起了一种心灵对话、灵魂问答的关系。以上文本细读最直接、最显在的收获,是让学生更恰切地理解了作者的创作初衷(对祥子悲剧命运的深切同情),感悟了一种复杂的心境、获得了一段人生的独特体验,自然而然也就获得了情感、情操的陶冶。因此,文本分析不仅是一个帮助学生对本文学作品的理解进一步细化和深化的过程,还是一个融会了学生自我生活经验、情感经验和欣赏经验的认识活动和心理活动过程。唯其如此,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使学生主动参与到教学过程中,也让文学课回归了文学本身。

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文本分析的最终目的,是引导学生对作品进行批评性阅读,也就是将文学文本与作者、与时代联系起来,对作品作延伸性阅读,从而对文本的美学趣味、社会意义、审美价值等作出分析和判断,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审美的理解”。显然,这个目的不是我们能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所能达到的,只能说我们是自觉的,有意识地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首先,能否对文学作品实现审美的理解,与学生文学史知识和关于文学语言、文学文本的知识储备密切相关;其次,还要看学生能否处理好自己的阅读趣味、个人体验与审美判断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不妨把教学中的“文本分析”当作“抛砖引玉”的“砖块”,通过一首诗、一部小说甚至一篇散文的细读,引导学生体验一份情感、一片诗心,了解一段生活,阅历一段人生,而文学文本所具有的多义性、不确定性的意蕴和内涵,又可以吸引学

生对作品所产生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文学背景以及作家生平经历的感知兴趣,从而促使学生主动阅读和考察更多的文学作品。从认知的规律来说,本来就是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没有对于文学文本的具体理解和感受能力,对文学的一般规律和历史规律的理解就失去了基础。

当下,我国高等院校正在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战略转移,在教育观念和教学过程中,更加注重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就业能力、转岗能力和创业能力。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理应遵循这一教育规律,积极构建提高学生素质和应用能力的教学模式。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文学“不是一种谋生之术,而是一种心灵之学;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修养。”^[8]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的教学永远都不能偏离了文学的本质,无论教学模式怎么变化,都不能放弃对作品的阅读、体验和讨论,更不能忽略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的熏陶、感染、触动。只有这样,才能将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的教学融入素质教育的思想体系当中,换言之,也就是让中国现当代文学课成为提高学生素质、美化学生心理的一个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 [1] 温儒敏. 关于现当代文学基础课教学改革思考[J]. 中国大学教学, 2004(2).
- [2] 雷达等. 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导论[M].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6.
- [3] 钱理群等.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4] 《三叶集》, 《郭沫若文集》第15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
- [5] 转引自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128.
- [5] 吴晓东. 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教育[J]. 北京大学学报: 社科版, 2003(5).
- [6] 萨特. 《为什么写作?》转引自童庆炳等主编《文艺心理学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278-279页.
- [7] 《韩少功妙答文学的作用》, 《报刊文摘》2009年12月9日。